

书画动态

情系库车 美在龟兹

——写在《宁波艺术家赴新疆采风创作作品展》开幕之际



□邹大鸣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这是一个令人向往的魅力西部。
新疆库车，古龟兹国所在地，中国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中西文化交流融通的著名城域。

肩负着完成国家重大战略目标任务，宁波市援疆工作历时数年，扎根库车，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进步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谱写了一曲多民族携手绘新图的壮美交响乐章。

应宁波市援疆指挥部和库车县宣传文化部门的邀请，宁波市文联组织20多位书法、美术、摄影艺术家，在去年的金秋时节，踏上了神美的库车，开启了为期一周的深入生活、积累素材的“艺术创作之行”。

库车深厚的人文底蕴、悠久的丝路文化、独特的山川地貌、珍贵的历史遗存，给前去采风的艺术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迸发了他们的创作激情。艺术家们在

库车期间，深入采访、素描写生，精心构思、认真选题，同时还与当地文艺爱好者、各族群众举办了多场笔会、多次业务辅导讲座，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增进了民族友谊，扩大了多方交流。

艺术家们满载回甬后，热情不减，集思广益，纷纷表示要用最佳的创作状态、最完美的表现形式，完成好此次人生中极为重要的艺术创作，向甬库两地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一年后的今天，九十多件集中反映库车人文风情的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些作品我认为具有如下特点：一是题材广泛，既有反映宁波援疆干部的风貌，又有展现库车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场景，还有再现古龟兹令人惊艳的自然风光。二是形式多样，涵盖了行草、篆书、榜书、国画、水彩、油画、人像摄影、风光摄影等众多艺术门类，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不乏精品力作。三是制作精良，绝大多数是四尺以上的巨幅，还有不少四条屏、五条屏，很有视觉冲击

力和艺术感染力。

“情系库车，美在龟兹”。摄影家用手中的相机记录着一个个动人的瞬间，援疆干部的音容笑貌、库车群众的精气神，定格在艺术家们摄影框中；书画家用丹青抒情、笔墨写意，山水寄怀、人物留世，表达着宁波人民对遥远的库车人民和援疆干部的同胞之谊、亲友之情。

岁次丙申金秋，又是一个丰收的时节。宁波援疆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如同新疆的哈密瓜、葡萄、大枣一般硕果累累。同时，标志着宁波文化援疆最新成果的《情系库车·美在龟兹——宁波艺术家赴新疆采风创作作品展》将在甬库两地隆重举办，这批作品还将作为甬库一家亲的历史见证，永远收藏在库车文化机构的艺术殿堂。

愿艺术彩虹化为桥梁，再次架起两地人民大团结大繁荣的永久思念和遥想……

（《宁波艺术家赴新疆采风创作作品展》8月12日起在宁波美术馆展出，今年9月在新疆库车文化馆展出）



苗青 摄

百家荐书

那些“看上去很美”的婚姻——《火车上的女孩》读后有感

□冷枫

《火车上的女孩》堪称是将希区柯克经典影片《后窗》和大卫·芬奇执导的电影《消失的爱人》的剧情进行完美结合的一部犯罪小说，该书获得了2015年荷兰年度惊悚小说大奖。

我不敢说人人都有偷窥的癖好，但是人性中的确包含了一种叫作“好奇心”的东西。《在火车上的女孩》中，女主人公瑞秋，因婚姻失败而被前夫驱逐出门后，住在好友家中。瑞秋每天要做的事，是乘上火车，假模假样地伪装成以前那样，去伦敦上班。于是，在这辆通勤火车上，因车速甚慢，她天天能看见自己曾经的“家”——现在居住着前夫汤姆和他的现任妻子安娜以及他们的孩子伊薇的一家三口。这是一个标准的幸福之家。而这幢房子的附近，还有一对瑞秋眼中的璧人，恩爱无比的年轻伉俪：梅根和斯科特。但这两个家庭真的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完美无缺、堪称典范吗？瑞秋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瑞秋自己的生活已经陷入了泥沼。因为不孕，加之丈夫出轨，她酗酒不止，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最后瑞秋终于失去了婚姻和家庭，也失去了职业和尊严，甚至一度还被自己的房东兼好友赶出门去。所以，在她心中，自己和美满幸福的梅根、斯科特夫妇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她感到孤独而痛苦。梅根、斯科特夫妇家里夫妻恩爱的画面每天通过车窗，一帧一帧地出现在瑞秋眼中。直到有一天，她惊诧地发现，有个男人吻了梅根，那人并不是斯科特。再后来，报章上刊登了一则新闻：梅根的尸体被发现……由于瑞秋的“多管闲事”，她也被卷进了这起案件当中。就在她一心一意“追凶”的时候，警方的嫌疑指向，渐渐瞄准了酒后经常失忆的瑞秋。梅根的心理医生卡马尔、梅根的丈夫斯科特，都觉得瑞秋的嫌疑很大。同时，瑞秋屡屡造访斯科特家的情况，则让毗邻的汤姆、安娜夫妇非常焦虑。他们觉得瑞秋在这一带晃悠的目的，无非是处心积虑地想

破坏他们的生活。

悬疑小说中经常运用的一个理念就是：你所看到的并不一定是真相。虽然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眼见为实”，但既然我们圆睁着一双明大眼，还是看不透魔术师手中的简单把戏，那么有时候，假象背后的真实情况也往往和我们所目睹的“事实”南辕北辙。然而事实终究会显现。当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瑞秋和安娜这两位被同一男人欺骗的女性也将为自己讨回一份迟到的公道。故事的真相到小说的后半部分其实已经不难猜测，不过，读者可能还是会被冷峻的现实给震惊得后背发凉，所谓的“琴瑟和鸣”有时候就是给外人看的。小说中的三个女性，看上去容貌、性格、脾气大不相同，本质里却都是“女子生而愿有家”的类型，都是应该被呵护、被珍爱、被温柔对待的女子。然而，不论是身世凄凉的梅根，还是无路可走的瑞秋，抑或是强烈希望保住自己现有幸福的安娜，都挣扎于爱情婚姻的钢丝绳索之上，一不小心，便会跌落下来，摔得鼻青脸肿，甚至粉骨碎身。

作者通过《火车上的女孩》这样一部情节引人入胜的犯罪小说，揭露了现实婚姻中的诸多瑕疵。人的自恋和自私，往往会断送自己或他人的幸福，甚至性命。在婚姻和家庭中，所谓的爱情究竟有几分保鲜度呢？对于世俗的种种声色诱惑，“围城”中的男男女女又该怀有怎样的一种态度？这些问题，小说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事实上，即便是婚姻问题专家恐怕也无法提供给你我一个完满统一的结论。因为答案只在生活中，只在旁人观察不到的那个两人世界之中。

小说的最后，善恶分野，各得果报。然而，尽管恶人得到了惩治，但读者依然会觉得遗憾，因为情感有时候是不能用是非曲直来衡量的，我们也无法要求这方面的前车之鉴能成为后事之师。

（《火车上的女孩》（英）宝拉·霍金斯/著 胡绯/译 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过眼录

命运里的甜

——读邓安庆的《山中的糖果》



□赵鲁璐

《山中的糖果》封面设计得很有童趣，从底部往上，依次是红白相间的芦苇丛、黄色的江河、灰黑的山峦、蓝天以及白云。红蓝黄的三原色中透着时下流行的灰色调，也暗含了整本书中的文字基调——乡情各色图景和人世命运沉浮的种种五光十色中隐含的悲情。

作者邓安庆是个阅历丰富的人，他生长在农村，游荡于城

市，从事过各类职业：广告策划、内刊编辑、企业培训、木材加工、图书编辑、互联网……仅看这份不同职业的履历，已经令人咋舌。也正是如此丰富的职业背景，才能让一个天性细腻敏感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乡村、城市、人物、事件进行独到而细致入微的体察。这些人间烟火，在作者的笔下，变成细腻、纯净、克制、平铺而又饱含深情温度的文字，不慌不忙，娓娓道来，使人读来亲切有加。

书中通过“亲人记”、“世间记”、“回乡记”三个部分，集结了作者在人生轨迹中亲历的生活以及对与其产生交集的亲人、师长、好友的记忆。这些回忆和记录，不都是温馨幸福的，有一部分甚至是充满磨难和痛苦的。作者写自己的姑姑，一个贫病交加最后在沉默中死去的女人。“她头发稀疏，黄牙齿，大门牙断了半截，手臂青紫，我看了忍不住躲到房间里去……冬天的风把她的头发吹起，露出红黄不均的头皮，她把我搂起，摸摸我穿的单褂：‘你为么子穿这么少啊？’……‘你没得棉鞋穿吗？’……”作者以一种沉稳凝练的口吻和

绝对还原的细节，执着地追求真实与生动的文学描写。

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回天和浓重的悲伤是书第一部分的主轴，人物的举手投足和世事的沧海桑田，像是一颗颗因缘际会的珍珠，在漂洋纷繁的世间中被作者细心地串连起来，组成一条熠熠生辉的项链，挂在命运的颈脖上，形成一种纤弱而又坚韧的生活美学。在这之中，那些先天乐观和坚忍坚强的精神却又像是洒落在悲戚中的一把糖果，生出一丝甜，幻出一丝蜜，令唏嘘的生活得以继续。

正像作者在书中所说的一样：“时间继续往前走，日子继续往前过。在反复折腾中，对于人生的各种境遇，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都有了丰厚的体会。领受属于我生命的独一份，并去过好它就可以了。”这是一种超脱的人生哲学。作者在这种人生观的影响下，用一个饱含浓重现实主义情怀及充满精致剔透的白描语言，为这本回忆录似的文学作品赋予震撼人心的灵魂。

（《山中的糖果》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